

乡村振兴背景下沿海农村海洋特色产业集群的 培育机制与发展路径

魏昕昱, 尚文周, 朱德阳, 刘新宇, 李海亮

大连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8日

摘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与海洋强国战略深度协同推进的时代背景下, 沿海农村海洋特色产业集群作为激活蓝色经济动能、破解沿海农村产业发展瓶颈、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载体, 其培育与高质量发展不仅能够优化海洋产业空间布局、提升海洋产业核心竞争力, 更能有效带动渔民增收致富、改善沿海农村人居环境、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对实现沿海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深入剖析集群培育过程中存在的产业链条不完善、创新驱动能力薄弱、主体协同机制缺失、生态约束日益凸显等突出问题, 从产业链整合、创新体系构建、协同机制完善、生态化发展、政策精准赋能五个维度, 构建科学合理、兼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培育机制, 提出适配乡村振兴目标的发展路径, 为推动沿海农村海洋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助力沿海地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理论参考与可行的实践借鉴。

关键词

乡村振兴, 沿海农村, 海洋特色产业集群, 培育机制, 发展路径

Cultivation Mechanisms and Development Pathways of Coastal Rural Marine Characteristic Industrial Cluste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Xinyu Wei, Wenzhou Shang, Deyang Zhu, Xinyu Liu, Hailiang L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alian Ocean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Received: April 27, 2026; accepted: May 27, 2026; published: June 8, 2026

文章引用: 魏昕昱, 尚文周, 朱德阳, 刘新宇, 李海亮. 乡村振兴背景下沿海农村海洋特色产业集群的培育机制与发展路径[J]. 海洋科学前沿, 2026, 13(2): 105-111. DOI: 10.12677/ams.2026.132014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eep synergy betwee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maritime power strategy, coastal rural marine characteristic industrial clusters serve as the core vehicle for activating blue economy momentum, addressing bottleneck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astal rural industries, and driving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heir cultiv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ot only optimize the spatial layout of marine industries and enhance their core competitiveness but also effectively boost fishermen's income, improv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n coastal rural areas, and strengthen the industrial founda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holds irreplaceable significance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oastal rural areas. By thoroughly analyzing prominent issues such as in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s, weak innovation-driven capabilities, missing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and increasingly evident ecological constraints during cluster cultivation, a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cultivation mechanism is established from five dimensions: industrial chain integration, innov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improvement, ec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precise policy empowerment. Development pathways aligned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goals are proposed, providing solid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actionable practical insight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astal rural marine characteristic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support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oastal regions.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Coastal Rural Areas, Marine Characteristic Industrial Clusters, Cultivation Mechanisms, Development Path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其核心目标是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而沿海农村凭借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禀赋，成为衔接海洋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关键纽带，更是激活蓝色经济、推动乡村产业升级的重要阵地。

海洋特色产业集群作为产业发展的高级形态，通过整合养殖、捕捞、加工、流通、休闲旅游等多元业态，实现资源共享、分工协作、优势互补，能够有效降低产业运营成本、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同时带动就业岗位增加、促进渔民增收致富，是沿海农村实现产业兴旺的核心路径，更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沿海地区落地生根的重要支撑。当前，我国沿海农村海洋产业已逐步摆脱单一生产模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南通如东构建起年产值近 200 亿元的海洋渔业产业集群，海南临高渔业产值连续 26 年位居全省首位，山东荣成、福建霞浦等地区也逐步培育出具有区域特色的海洋产业集群，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活力与巨大的发展潜力[1]。

2. 沿海农村海洋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2.1. 资源禀赋优势凸显，产业基础逐步夯实

我国沿海农村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广阔的海域面积与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为海洋特色产业集群的

培育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物质基础。从区域分布来看,我国东部、南部沿海农村涵盖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海岸线总长超过 1.8 万公里,拥有丰富的滩涂、港湾、浅海等资源,孕育了 200 多种常见海产品,其中不乏“如东文蛤”“如东条斑紫菜”“临高金鲳鱼”“荣成海带”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海洋产业资源禀赋优势。

2.2. 产业链条初步形成,融合发展趋势显现

近年来,我国沿海农村海洋特色产业逐步摆脱单一的养殖、捕捞模式,向“生产-加工-流通”全产业链条延伸,形成了初步的产业链闭环,产业集群的雏形逐步显现。在生产环节,标准化养殖、规范化捕捞水平不断提升,如东培育了 112 家标准化对虾育苗场,建成万亩紫菜养殖基地、千亩文蛤养殖基地,实现了养殖环节的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临高推广深水网箱生态养殖模式,规范养殖流程,提升养殖产品质量,逐步形成了“种苗培育-成鱼养殖-捕捞收获”的完整生产链条。在加工环节,各地逐步加大对水产品加工产业的投入,培育了一批水产品加工企业,推动加工产业从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型[2]。

2.3. 政策支持持续加码,发展环境不断优化

国家层面高度重视海洋产业发展与沿海农村振兴,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沿海农村海洋特色产业集群的培育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政策从空间布局优化、产业链条完善、科技创新支撑、政策支持保障等方面作出明确部署,明确简化养殖用海审批手续,依法减免海域使用金,鼓励发展深远海养殖、生态养殖,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要依托沿海资源优势,发展海洋特色产业,培育海洋产业集群,带动沿海农村产业振兴与渔民增收[3]。

3. 沿海农村海洋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产业链条不完善,价值增值能力不足

当前,我国沿海农村海洋特色产业集群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产业链条不完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较为突出,整体价值增值能力不足,成为制约集群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从产业结构来看,多数沿海农村海洋产业仍存在“重生产、轻加工、弱流通”的发展格局,产业链条偏短,主要集中在养殖、捕捞等初级生产环节,加工、流通、品牌运营等高端环节发展滞后,产业附加值偏低[4]。

在加工环节,多数地区的水产品加工仍以冷冻、切片、腌制等初级加工为主,精深加工占比不足 30%,缺乏预制菜、海洋保健品、生物制品等高端产品,产品同质化严重,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如东虽已布局紫菜二次加工,但整体精深加工水平仍有待提升,多数紫菜加工企业仍以生产干紫菜、紫菜丝等初级产品为主,高端产品研发能力不足;临高的水产品加工企业多聚焦于渔获冷冻、初级分割,精深加工产品种类较少,产品附加值难以有效提升。

在产业链协同方面,上下游产业衔接不紧密,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养殖环节缺乏统一的标准化规范,部分小农户采用传统养殖模式,养殖技术落后,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难以满足加工环节的质量要求;加工环节技术装备落后,品牌建设滞后,多数海产品缺乏知名品牌,市场影响力有限,难以实现“优质优价”;流通环节冷链物流体系仍不完善,部分偏远渔村存在“出海易、上岸难”“保鲜难、运输难”的困境,部分优质海产品因保鲜不及时、运输不畅而损耗,制约了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与价值增值能力[5]。

3.2. 创新驱动能力薄弱,科技成果转化不畅

科技创新是推动海洋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但当前我国沿海农村海洋特色产业集群的创新驱动能力薄弱,核心技术与关键装备对外依存度较高,科技成果转化不畅,难以支撑集群的转型

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在养殖领域，智能化养殖装备覆盖率低，多数小农户仍采用传统养殖模式，缺乏对水质监测、疫病防控、精准投喂等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养殖效率低、抗病防灾能力弱，难以适应规模化、标准化养殖的发展需求；在加工领域，缺乏高效保鲜、精深加工、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加工装备较为落后，难以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6]。

产学研用链条衔接不畅，存在“科研与生产脱节”的“两张皮”现象，进一步制约了创新能力的提升。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研发方向多聚焦于理论研究，与沿海农村海洋产业的实际生产需求脱节，企业面临的技术难题难以有效传递至研发端，导致研发成果难以适应产业发展实际；同时，海洋科技项目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特点，与社会资本的风险偏好不匹配，导致企业与社会资本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不足，创新资金短缺问题突出。据调研，部分沿海地区虽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平台，但科技成果转化不足 20%，大量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实际生产力，难以形成创新驱动的产业发展格局。

3.3. 主体协同机制缺失，集群凝聚力不足

产业集群的核心优势在于各经营主体之间的分工协作与协同发展，但当前我国沿海农村海洋特色产业集群内各经营主体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呈现“散沙化”发展状态，集群凝聚力不足，难以发挥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与协同效应。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未充分发挥，多数龙头企业与中小微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小农户之间仅存在简单的买卖关系，缺乏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未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分工协作体系，市场波动时易出现违约现象，难以实现协同发展。

小农户融入产业集群存在多重障碍，成为制约集群普惠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多数补贴政策与产业项目倾向于规模较大的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小农户因资金不足、技术薄弱、信息闭塞，难以参与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与产业链高端环节，只能局限于初级养殖、捕捞等环节，收益水平较低。如临高的小养殖户在种苗选择、养殖技术应用、市场对接等方面仍依赖传统经验，缺乏专业的技术指导与市场信息支持，难以融入现代海洋产业体系，难以共享产业集群发展红利[6]。

3.4. 生态约束日益凸显，可持续发展压力大

海洋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与不可再生性，对沿海农村海洋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形成了严格约束，而当前部分地区过度追求产业规模扩张，忽视生态环境保护，导致生态约束日益凸显，可持续发展压力不断加大。部分沿海农村在海洋产业发展过程中，过度扩大养殖规模、增加养殖密度，忽视海域环境承载力，导致水体污染、海域富营养化、病害频发等问题，不仅影响了海产品的质量安全，也破坏了海洋生态平衡，制约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农村部明确要求深远海养殖需严格避让生态保护红线与自然保护地，但部分沿海地区仍存在违规用海、超标排放养殖尾水等现象，进一步加剧了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时，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协同机制尚未健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完善，“保护即收益”的激励机制尚未形成，部分经营主体缺乏生态保护意识，片面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忽视长期生态效益，导致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出现脱节。

4. 沿海农村海洋特色产业集群的培育机制与发展路径

4.1. 构建全链条整合机制，提升产业增值能力

围绕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构建全链条整合机制，推动海洋特色产业集群从“初级生产型”向“全链条增值型”转型，提升产业整体价值增值能力。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高端化发展。聚焦养殖、加工、流通、旅游等关键环节，重点发展精深加工与高附加值业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预

制菜、海洋保健品、生物制品等高端产品，借鉴如东紫菜二次加工的发展经验，推动加工产业从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型，提升产品附加值；完善冷链物流体系，加大对产地仓储保鲜设施、冷藏运输车辆、交易市场的投入，打通“从海洋到餐桌”的流通闭环，减少产品损耗，提升流通效率[7]。

强化品牌培育，提升市场竞争力。整合区域品牌资源，集中培育地理标志产品与企业自主品牌，加强品牌包装设计与市场推广，通过参加农产品展销会、线上直播推广、新媒体宣传等方式，提升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建立健全标准化生产体系，规范养殖、加工、流通等环节的质量控制，实现产品质量可追溯，增强消费者对海洋特色产品的信任度，推动产品实现“优质优价”。

推动产业融合，拓展发展空间。深化“渔业 + 旅游”融合发展，依托沿海渔村的自然景观与渔业资源，开发渔家乐、赶海体验、海洋科普、渔家民宿等休闲旅游项目，打造特色休闲渔业集群，实现“渔业增收、旅游增效”；推进“渔业 + 电商”融合发展，搭建区域电商服务平台，培育电商主体，鼓励企业与农户通过直播带货、线上店铺等渠道拓展销售市场，构建“线上 + 线下”融合的销售格局；探索“渔业 + 生物医药”“渔业 + 文创”等跨界融合业态，丰富产业集群的发展内涵，拓展产业增值空间。

4.2. 健全创新驱动机制，强化科技支撑能力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健全创新驱动机制，推动海洋特色产业集群向“创新驱动型”转型，强化科技对集群发展的支撑作用。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推动科研与生产深度融合。推动本地海洋产业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研发中心、院士工作站、技术推广中心等创新载体，聚焦良种培育、疫病防控、精深加工、生态养殖等关键技术，开展联合攻关，破解产业发展中的技术难题；建立技术需求对接机制，鼓励科研人员深入生产一线，了解企业与农户的实际技术需求，定向开展研发与技术推广，提升科技成果的针对性与实用性。

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落实国家科技创新政策，对海洋产业技术研发、装备升级、成果转化等给予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支持，引导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立“政府引导 + 企业自筹 + 社会参与”的多元化创新投入机制，吸引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参与海洋科技项目，解决创新资金短缺问题，支持深远海养殖装备、智能化养殖系统、高效保鲜技术等创新成果的研发与转化[8]。

提升技术推广与应用水平，强化人才支撑。建设基层海洋技术推广队伍，配备专业技术人员，为农户与企业提供“一对一”技术指导，解决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难题；开展常态化技术培训，重点推广生态养殖、循环水养殖、智能化养殖等先进技术，提高小农户与从业人员的科技应用能力，借鉴如东每年开展超 1000 人次技术培训的经验，提升产业整体科技水平；引进海洋产业高端技术人才与经营管理人才，给予住房、科研经费、薪酬补贴等优惠政策，同时培育本土实用人才，通过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等方式，培养一批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为集群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4.3. 完善主体协同机制，增强集群凝聚力

以协同发展为核心，完善主体协同机制，打破各经营主体“各自为战”的局面，增强产业集群的凝聚力与协同效应。强化龙头企业引领作用，构建“龙头带动、多元协同”的发展格局。培育壮大海洋产业龙头企业，支持企业通过兼并重组、产业链整合、品牌并购等方式扩大规模、提升实力，发挥龙头企业在技术、资金、市场、品牌等方面的优势；鼓励龙头企业与中小微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小农户建立“公司 +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订单收购、分红返利、股份合作等方式，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带动小农户与中小微企业融入产业链，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扶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完善小农户服务体系。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中小加工企业

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帮助其提升组织化程度、运营能力与技术水平，培育一批专业化、规范化的新型经营主体，发挥其在连接龙头企业与小农户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建立健全小农户服务体系，为小农户提供种苗供应、技术指导、市场对接、金融支持等全方位服务，降低小农户参与产业集群的门槛，帮助小农户提升生产能力与收益水平[9]。

健全行业协调机制，强化中介组织作用。培育发展海洋产业行业协会，明确行业协会的职责定位，发挥其在标准制定、市场协调、利益调解、技术交流、行业自律等方面的作用，规范市场秩序，协调各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搭建集群内信息共享平台，整合技术、市场、政策等相关信息，促进各经营主体之间的分工协作与信息互通，形成“抱团发展、协同共进”的良好格局。

4.4. 建立生态保障机制，推动可持续发展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建立健全生态保障机制，推动海洋特色产业集群向“绿色生态型”转型，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协同共赢。强化生态保护规划，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严格落实国土空间规划与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严格避让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与重要渔业水域，科学划定养殖区域、限制养殖区域与禁止养殖区域；根据海域环境承载力，科学确定养殖规模与养殖密度，优化产业布局，实现“以养促保、养保结合”，推动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相适应。

推进绿色生产转型，减少环境污染。大力推广生态养殖模式，重点推广循环水养殖、深水网箱生态养殖、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等先进模式，减少养殖尾水排放；实施养殖尾水集中处理工程，推广尾水过滤、固液分离、生态净化等污染治理工艺，确保养殖尾水达标排放；加强农业废弃物与海洋养殖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提高秸秆、畜禽粪污、废旧地膜、养殖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率，推动循环经济发展，降低环境污染风险。

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强化激励约束。完善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对生态保护成效显著的经营主体、地区给予财政补贴、生态补偿资金等奖励，引导经营主体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建立健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严厉查处违规用海、超标排放、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等行为，形成“保护即收益、破坏即代价”的激励约束机制，增强各经营主体的生态保护意识，推动海洋特色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10]。

5. 结论与展望

乡村振兴背景下，沿海农村海洋特色产业集群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逐步完善的产业基础与持续加码的政策支持，已初步形成发展规模，在优化海洋产业布局、带动渔民增收致富、激活蓝色经济动能、推动沿海农村产业振兴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成为衔接海洋强国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载体。但从发展现状来看，我国沿海农村海洋特色产业集群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培育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产业链条不完善、创新驱动能力薄弱、主体协同机制缺失、生态约束日益凸显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制约了产业集群的高质量发展，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乡村振兴的带动作用。

同时，随着政策支持的不加加码、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与科技创新的持续赋能，沿海农村海洋特色产业集群将逐步形成“资源共享、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生态，有望培育出一批具有区域影响力、全国竞争力乃至国际竞争力的海洋特色产业集群与龙头企业。未来，还需持续关注不同区域沿海农村的差异化发展需求，因地制宜优化集群培育机制与发展路径，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推动我国沿海农村海洋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

- [1] 赵子亮, 李敏, 刘璐瑶. 湛江海洋产业发展现状与战略思考[J]. 产业创新研究, 2026(2): 85-87.

-
- [2] 崔冉, 刘永元. 构建与海洋产业相适配的耐心资本体系[J]. 中国金融, 2025(19): 85-86.
- [3] 何颖珊, 向晓梅. 广深海洋产业联动发展的模式和路径研究[J]. 特区经济, 2025(9): 26-31.
- [4] 滕稳稳. “双碳”目标下我国海洋产业结构优化与低碳转型路径[J]. 环境保护, 2025, 53(Z3): 71-74.
- [5] 别蒙, 顾云娟, 钱林峰, 等. 江苏省海洋产业低碳化发展对策研究——基于国内外经验分析[J]. 海洋经济, 2025, 15(3): 54-60.
- [6] 吴婕, 孙晓婷. 海洋经济政策对海洋产业创新与发展的影响分析[J]. 销售与管理, 2024(26): 3-5.
- [7] 韩立民, 王娟. 我国现代海洋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问题与优化路径[J]. 东南学术, 2024(5): 116-124+248.
- [8] 陈沛滢, 韦有周. 中国海洋产业现代化水平及障碍因素研究——以海南为例[J].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4, 41(8): 101-111.
- [9] 张颖祎, 黄磊. 论海洋展会经济对海洋产业发展的作用及发展策略[J]. 大连大学学报, 2024, 45(4): 66-71.
- [10] 白静. 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致力智能装备制造前沿助力海洋产业高速发展[J]. 中国科技产业, 2024(8): 36-37.